

◎城市笔记



今夜一场雪

在北方,雪司空见惯,往北,秋未走尽,雪就迫不及待登场了。往南,隆冬里,当车翻过南岭,就忙着脱衣,要重回初秋的感觉。雪对岭南之地,毫无悬念,只凭想象。

在长江中下游,雪变得格外矫情。先是天气预报有板有眼宣布,然后公众跟着群起煽情,唤来憧憬一片的读者。摄影者们异类着,大众往城里奔,他们往城外跑,背着相机镜头,扎堆郊外雪地,乐此不疲。文艺范们搜刮着有关雪的词语,只为举个酒杯找个理由,他们已不满足能喝一杯无的豪情了。

雪要来了,官网都这么说。中午侄女放下碗筷,认真地念叨,下雪学校放假么?已经很久没睡懒觉了。没人能给她肯定答案,都是人云亦云。有一年预报说暴雪明日将来,校园忙着预案放假。次日天空仅婀娜几朵小雪花,很是幽情,校园说被忽悠了!再日集体到校,哪知下半夜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铺天盖地,师生深一脚浅一脚,集体叹息又被结实实忽悠了。

傍晚下班,捧着手机,都在谈雪色变,想象次日醒来,山舞银蛇。我躲进房间,空调暖着,趴在笔记本前,闲读作家许若齐徽州文字印记。许老老师在徽州,往外一丢,于是丢在了省城。他始终不忘自己“徽州土著”。去看土著写徽州,是想从文字里扒出地道的徽味。想象徽派建筑卧雪之中,瓦檐廊桥,为雪覆盖,黑白之间,勾勒出一幅国画,自有一番韵味。看到一篇,却是许若齐老师写的《雪天吃掉一只羊》,按捺不住“馋”字,跟着进入章节。从文艺到厨艺,有理有据。可以将文字就着一场雪喝上一盅,或将书中文字提到炉边,给一锅羊肉汤加料添香。

先前翻阅汪曾祺的《旅食与文化》,记着汪老在一篇将要下雪的文章里写到,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。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找到旧文,汪曾祺在散文《咸菜茨菇汤》中写道:“前好几年,春节后数日,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,他留我吃饭,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。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,说:‘好,格比土豆高。’因为久违,我对茨菇有了感情。”一碗茨菇咸菜汤,饱含着汪老先生浓浓思乡情。

雪屋里,读陈可卿《至味在人间》。罗列开舌尖上中国,禁不住文字里美食味道,实在难忍。举着白日里,让友人从长江边无为城里带来老字号的卤鹅膀,文字读得仔细,鹅膀也啃得更仔细,大有陈老师书中“文艺下酒菜”中的“吮指的味道”。

前些日子,喜欢上雪亦的朗读,悠然低缓,娓娓道来,语调间颇有质感般蛊惑。又特别迷她有声智利诗人聂鲁达《我喜欢你是寂静的》: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,仿佛你消失了一样,你从远处聆听我,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。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,如同一个吻,封缄了你的嘴。”想象在雪夜里,屋外沙沙低低有声,像是无数雪粒童话般在窗玻上欢快跳跃。然而雪是寂静的,仿佛消失一样。这样的夜,听雪亦,听聂鲁达,听“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,充满了我的灵魂。”

少小读诗,在一场大雪中,在课堂里,听老师描摹“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。长大后再读诗,却喜欢“山一程,水一程,身向榆关那畔行,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。”纳兰性德在雪天下,赋尽情感与心愁。如今,身在他乡,一场大雪中,无不惦记家乡的味道。

文/杨钧

◎往事情怀



枣树

我家有二十几棵枣树,枣树很普通,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,而且都是老树,树干很粗,具体多粗没有印象了,直径应该有二十几公分,高应该十米左右。这片枣树林在我们村是唯一的一片果树林。这片枣林是我的最爱,成熟后的枣子爽脆甘甜,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流口水。

每年春天就经常跑到枣林里眼巴巴的盼着枣树发芽,可总是一次一次的失望而归。偏偏等到快入夏了,柳树都快绿透了枣树的枝头才懒洋洋露出一小偏黄色的绿芽,仿佛在悄悄地试探。当发现春天真的来临后,又开始发了疯似的猛长,不几天的时间整个树冠就都绿了。如果再遇上下过雨那就长得更快了,椭

圆的叶子肥肥绿绿的,微风吹过,■■作响。

枣树在小满前后开花,枣花很小,很不起眼。她没有梨花的雪白耀眼,没有桃花的娇艳粉嫩,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。枣花清新淡雅,恬淡干净,不张扬,不媚俗,沁人心脾的香气总能让人流连忘返。小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诗情画意,只是特别喜欢闻枣花的香味。经常带着狗儿穿梭在枣林里,神气活现地吆喝着狗儿来回地奔跑,跑累的时候,爬上枣树与枣花来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,安静的坐在枝杈上。“昨日花始开,今日花已满,倚树听嚶嚶,折花歌纂纂”,看着成群的蜜蜂辛勤的劳作,听着邻村广播里的音乐,印象最深的是那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,听的熟了,到最后还把歌词篡改了一下,自己改成“在那枣花盛开的地方,有我可爱的故乡”,时不时地哼唱一下。

终于等到结果的时候了,刚结出枣子绿莹莹的,温润如玉。嘴馋的伙伴们也时不时的摘几颗尝一下,此时的枣子脆但不是很甜,等到枣核硬的时候,感觉才更适口一些。当地有俗语“七月十五枣儿红,八月十五打干净”,每天总得去一趟到枣林,仰起头围着一颗一颗枣树转,寻找开始变红的枣子,然后爬上去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摘下来塞进嘴里。胳膊总免不了被枣刺划几道印子,但依然执着的爬上爬下,只为了能吃到甜甜的果实。真应了杜甫《百忧集》中所写的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能上树千回”。直到解馋了,才躺在树下,眼睛却还在楚摸着树上的,看准了明天要吃哪个。

丰收的时节就要到来了,此时的枣树是最有看头的,一颗颗玛瑙似的红枣花满枝头,用“丛林腾赤霞,千家射火红”、“漫秋风夕照中,婆娑一树万珠红”来形容最为恰当。打枣时是我和弟弟最兴奋的时候,这一天,母亲总是叫上村里的邻居,拿着竹竿、提着筐、带上麻袋,有说有笑地来到枣林里。我和弟弟总是首当其冲,率先爬上枣树,找好依靠,挥起竹竿,照结枣最多的枝头击打,听着枣子纷纷落地的声音,兴奋得大喊大叫。姐姐提着筐小心翼翼地能够在得着的地方一颗一颗地摘,母亲则带领着邻居们一边拉话,一边把落在地上的捡起来放进篮子里,然后再倒进麻袋,时不时地对每棵树的红枣品头论足,“这棵树的甜”“那棵树的脆”。清代诗人崔旭写到“河上秋林八月天,红珠颗颗压枝园;长腰健妇提筐去,打枣竿长二十拳”。收获的枣子除了留下品相好的自用做酒枣、晒红枣,其余的都排子车拉到收购站卖了。

如今,这片枣树林已经不在

了。据父母讲,十几年前村里扩河道,把枣树都给砍了,听到这个消息郁闷了很久。现在想起来,实在是愧对这片枣林,那时候只知道索取,从来没有给她施过肥、修过枝,甚至在打枣的时候,一点也不懂得如何去呵护她。

文/贾清山

◎生活拼盘



小日子

朋友圈近来许多人在议论,要过紧日子了。

我的钱一直不多。虽说没受过苦日子,但也未体验过“豪日子”。对过惯了“豪日子”的人来说,把购买高档化妆品的钱省下来,叫紧日子。把一年一度的国外游改为国内游,叫紧日子。把燕窝鱼翅改为鸡鸭鱼肉,叫紧日子。不三天两头下馆子,叫紧日子。

对不起,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他们眼中的紧日子,却是我的小日子。

“酒肉一餐,可办粗饭几时;纱绢一匹,可办粗衣几件”。说出来不怕人笑话,精打细算是我的日常,不是特殊时期的防护手段。

我家的早餐,一直是稀饭馒头鸡蛋加一小碟咸菜。儿子吃厌了馒头,便把馒头换成包子,或者粽子。偶尔给他改善伙食,来个葱花鸡蛋炒面,他便如我儿时过年一般,开心无比。我从来没有为儿子的胃口烦恼过,挖空心思过。

买菜,我只去家边上的几家菜市场。那里的菜和超市相比,既新鲜,又便宜,而且,经常给人以惊喜。比如,农民自家种的香蕉、枇杷、荔枝、龙眼,这在超市是绝对碰不到买不到的。虽然,菜市场乱哄哄的,尤其是夏天,没有空调,买一趟菜,一身臭汗。可我就喜欢这种乱哄哄的味道,因为那才是最真实的人间味道。古龙说,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,心一窄想寻短见,就放他去菜市场。的确,菜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最治愈的地方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那也是能省几个菜钱的所在。

家人的穿着都很普通。先生崇尚简约,买衣服的准则是一件衣服要能多用。所以白衬衣加西裤加皮鞋是他最日常的穿着。儿

子还在上学,穿校服多,其他衣服不用多买,至于鞋子,两双轮流换,穿坏了再买。至于我,一贯的素面朝天,化妆品商人和美容店从来挣不到我的钱。我们坚信,气质是最好的穿着和打扮。

我家的房子,不装修。家,最重要的是和睦,而不是光鲜的装修。房子买的时候带有最简易的地板,对我来说,已经能用了,因此,我和先生没在装修上耗费钱财和精力。况且,装修都带着强烈的个人喜好和风格,后来买我房子的人大多数会把装修打掉,重新装修。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,我不愿意把钱买成材料装了又砸。

我家没车。因为没买车的必要。我离单位步行不到十分钟。先生的单位要远一些,但可以坐地铁出行。儿子上学,也坐地铁,这既培养他早起的习惯,又培养他吃苦耐劳的精神。少爷作风易长难消。

但我旅行。

每年,我都会带儿子作一两次长途旅行。我们只坐火车,不坐飞机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这万里路,用火车轨道一站一站去丈量,更有旅行的味道。儿子也乐意坐火车出行。他说,轨道两旁便是美景。而且,他的脑袋里从小便有了一张活的地图,让他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至今没有出过国门去旅游,我曾担心他会在同学面前自卑,他却说,中国很大很美,还有很多地方要去。

前几天有条微信,说没3万元钱支撑不了孩子的一个暑假。我一看,仅仅是出国旅游就用了将近两万。说实话,我在那则故事中,感受到的不是家长的无奈,而是巧妙的炫富。

古人在过日子方面早有经验: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,“常将有日思无日,莫等无时思有时”。我的钱虽然不多,但若每天都能过着平静的小日子,对我来说,那已是甜日子,足矣。

文/吾非

【心窗】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fbxbycws@163.com

com